



和平博物館

菡 子 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菡 子

和 平 博 物 館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四 · 上 海

報 告
和 平 博 物 館

著 者 齒 子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(上 海 康 平 路 八 三 號)

新 華 書 店 華 東 總 分 店 總 經 售

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排 印
陸 恆 記 裝 訂 所 裝 訂

*

書 號 (640) [I III 46] 本 書 71000 字

一 九 五 四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四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

本 次 印 數 16000 冊

定 價 3,900 元

*

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壹 壹 號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一本關於朝鮮戰場的散文報告集，收有十三篇短文。它描述了這個舉世矚目的戰場上各個側面的故事。有偉大的上甘嶺戰鬥，也有戰士們日常的生活。這裏的人們是善良和美好的，他們純潔天真，他們也興奮愉快，而嚴肅的責任感，則反映在每一件細微的工作中和每一個具體的戰鬥崗位上。英雄們手創的地下長城——『和平博物館』，更是作者竭力歌頌的地方：這是萬古不朽的紀念碑，所有的中國人都可以引為自豪的。

¥ 3.900

AT-90/09

和平博物館

『咱們管自己開闢的坑道叫「和平博物館」，你該知道了吧？這不難懂，指導員說過的，咱們的坑道可不簡單，現在靠着它打仗，往後呢——和平博物館，門上掛塊「歡迎參觀」的牌，說不定全世界的人都來瞧瞧呢。』

連部的通訊員鄭小強揸着我的行李引我上連主陣地去。關於坑道的事，他一路上已說了兩次，這是第三次。每次說到最後兩句，就回過頭來，讓我看到他年青的圓臉，流着汗，自管自地笑着。可是他沒有忽視敵人砲彈出口的聲音，『噓——』的一響，他急忙伏下了，偏着頭向我招手，要我也模仿他的動作，一面還輕輕地對我說：

『這條和平大道流過我們同志的血，指導員說過的，勝利就是用血換來的。』當我們站起來的時候，他就又忙着給我介紹這條和平大道了：

『這條路不難走吧，上山沿着坡繞來彎去，足有一千六百公尺，全是從岩石裏一分一厘劈出來的。你看這扶欄，沒有一寸不連着。砲打毀了就修，只要我們在，就不讓它敗壞。往

後呢，要是參觀的人真來了，我們保險把這上山的路，鑿成一檔一檔的，鋪上洋灰，把欄杆也刨得挺光溜，沿路還搭上幾個涼亭，備了茶水，走累了就歇一會兒，那時不用防砲彈，你愛遊山玩水，蕩上三個鐘頭也由你……』

『噓』，這次是極短促的一聲，接着一種帶着撕裂的爆炸聲在二百公尺以外響開了，鄭小強一把將我按倒，自己弓着背，以他的胸脯護着我的頭部，可又不壓着我。嘴裏還在說：『杜魯門這搗蛋鬼！』過一忽兒他又興致勃勃地回到剛才的話題：

『你看見右邊山坡上一塊平地了吧？那兒風景挺好，往後那地方該修一座小洋樓，給來參觀的人住，我們才不讓他們住在坑道裏呢，坑道裏挺潮濕，他們住不得。』

『我說，同志，還有什麼要注意的，你待會兒看過了我們的坑道多提提吧，指導員說過的，要誠懇坦白呵。……』他回過頭來，給我做了一個鬼臉，我忽然想到他至多不過十八歲吧。

陪我把坑道看了一遍的是連指導員，照鄭小強給我提起的指導員，該是一個會說話的人，可是他給我說得挺少。他走在我前面打着手電，走路偏着身子不擋我的亮，還不時給我一些必要的提示：『這兒，這兒，走這兒。』『在這兒瞧一瞧吧。』對每一條我第一次看到的

坑道，我的感覺總是很新鮮的，我喜歡頻頻回首去探索我走過的甬道，雖然什麼也看不見，心裏却覺得它深邃而神奇，我喜歡撫摸削平的石壁，雖然那上面什麼也沒有，在我看來却是比什麼都美好的詩篇。『博物館』『博物館』我的心裏重複着這個字眼，在這大山裏奇偉的石屋，我相信即使沒有一個字，也可以供人們留連，而每一寸創製人的手跡，會打從心底引起人們的讚嘆，再想想戰士們在這裏英勇地戰鬥和艱苦地生活着的日月，你真會感到做一個中國人是值得自豪的呵。

回到指導員的睡鋪上，我激動地說出我的感想：『真不容易啊！』

『真不容易啊！』指導員意味深長地重複着我的話，他望着油燈，黃色的柔光映在他的臉上，他的剛毅的方臉顯得溫和了。

『我們剛上山頭的時候，一人只一個「貓耳洞」，下雨下雪就給泡在一個窩裏，實在不是滋味。想着再往裏挖，就碰上石頭了，手裏所有的只有小洋鎬，也沒有炸藥，怎麼辦呢？能讓困難嚇倒麼？志願軍就是鋼做的啊！一分一厘的磨，硬是跟石頭戰鬥。後來爲了戰術要求，索性定了個規格：哪裏硬在那裏挖。上級支援了幾斤炸藥，當個仙藥似的，不到最沒辦法的時候不用它。到底克服了困難，讓我們進了坑道。現在是有床有鋪了，吃飯是吃飯的地方，開會是開會的地方，打仗更不用說，前後左右都能活動得開，專家看了也說合乎戰術。……』

這時鄭小強從坑道口跑過來了，他興奮地對我說：『你聽，杜魯門給咱們送鑼鼓來了！』指導員怕我摸不着頭腦，笑着向我解釋：

『他準是在口上聽見敵人的砲彈出口，一忽兒咱們頂上就有戲聽了。』

果然不錯，擂鼓的聲音在頂上響了好久，在這穩固的石屋裏，簡直無法想像這殺人的砲彈正落在你頭頂不遠的地方。

『明白了吧，師長說過的，這樣的坑道加上我們的戰士，就成了世界上攻不破的工事。』指導員湊近油燈準備點着他的捲煙，我在他的背後聽到他這幾句爽朗的話語。鄭小強馬上接下去說：

『我們這坑道有個外號叫「氣死杜魯門」。』

『這個外號起得好，誰起的？』我問。

『誰起的，還不是他。像這樣的事要找他這個專家。他一天不諷刺杜魯門就睡不着覺。門口有個繳來的鋼盔，大家當它洗臉盆，他走出走進總得踢它一脚，嘴裏還說：「杜魯門的，總有一天踢爛了你。」要批評他不愛惜公物，他也有話搭腔：「明天我繳他兩個來！」怎麼的，還害臊呢，你看，臉都紅了。』

鄭小強把頭一扭，仰着躺下了。忽然又坐起來，順手拿了一本書往臉上一蓋，又從額上

慢慢地移下書來，露出的眼睛，對我做了一個怪樣子。

『我起不好，不像我們指導員才起得好呢，——和平博物館，說得把人都迷住了。寒天挖坑道的時候，一看見我們不上勁，也不能我們，只慢慢悠悠地說：「你們不是在別的什麼地方哪，你們是在修一座和平博物館，全世界的人都望着你們呢，把帝國主義打倒了，全世界的人都要求參觀，每一個人的成績都要向他們交代的呀！」』

『可不是，』指導員興奮地接下去說。『開始的時候，咱們對着梆硬的石頭，誰不皺着眉頭，你錘它，冒出一點火星，崩它，露個白印子，削下樹葉那麼一片，可費勁呢。也不能灰心，也不能洩氣。說良心話，在祖國就是勞動的人，也沒幹過這樣的活，可是當志願軍，爲了和平，就得有股子猛勁，我捉摸着想出個辦法：扯了被服上的一流子白布，使完一瓶紅墨水，寫上「你爲創造和平博物館獻出了什麼？」幾個大字，掛在坑道口上，給大家解釋了一陣，大家就入了腦筋了。咱們的文書幹了一天活，泥裏水裏來來去去，炸藥的煙灰抹了他一臉，打坑道裏出來，小褂也扯了，濕漉漉地掛着，臉孔像個小鬼似的，只看出兩隻光蕩光蕩的眼睛。他嘟着個嘴不樂意，我知道他出了娘胎就沒這麼彆扭過，可我一抓住他的膀子說了句：「看這和平博物館裏出來的小黑炭，快給我澆澆水去。」他就跳着蹦着上伙房去了，還嚷着：「明天我一口氣準掄他六百錘，不吹牛！」看，那不是他？」』

在他手指的方向點着一盞油燈，有一個人正伏在鋪上寫字。我走近一看，一張白紙上正是『和平博物館』五個大字。他告訴我要糊在進口的石壁上，然後就在石壁上鑿出這幾個字來。門口有志願軍當警衛，誰也摘它不去，不問颶風下雨，不問炸彈砲彈，碰不着它，也磨不滅它。願它永垂不朽。

『誰刻呢？』

『我們大家。這字挺粗壯，石頭也硬，一個人鑿起來拖時間，誰樂意誰就去鑿，不用多久就成了，好在有字模子，錯不了。』

鄭小強也怪有興趣地擠過來了，他仰着頭，急急地問我：

『這次該你說了，我們還該怎麼佈置？』

我想了一想，說出我的意見：

『這不是佈置。咱們在這兒流血流汗，哪兒都能看見咱們的成績。以後你們在這兒留下一本館史就行了。我說，把你們每天做的工作都寫在上頭，關照來換防的兄弟部隊也這麼做，到真正和平的日子，就把這個本子交給管博物館的人，包他十天半月講不完的呢。』

『這個我們指導員早就想到了，我們還談論過要是畫家來，就請他把在這裏打過的仗全畫在壁上，我們自己來刻，這才好看呢。』

我：

他端詳着石壁，彷彿就在那上面計劃壁畫的幅員似的。靜了一會，忽然又滿有興致地問

『到這裏開博物館的時候，你還來不來？』

『我來。』我不加思索地回答。

『我一定還在。我一定好好地招待你。我讓你睡連長的舖，草鋪得厚厚的，上面吊兩塊雨布，保險一滴水也漏不進你的頸子裏。啊，我還是老腦筋，那時山坡上小洋樓修好了，我才不讓你睡在坑道裏呢，我打了手電送你下山睡去。』

『你又是老腦筋，那時滿山都安了電燈，路也好走，用不着你送。』

『才不呢，也用得着我，你近視眼，我還得攙着你走，保險不讓你跌交。』

『你這兒又是博物館，又是保險公司，真棒！』

坑道裏響起一陣笑聲，鄭小強善良的眼光停止在文書的笑容上，他說：

『那時你們都先回祖國去吧，留我在這兒辦交代就得了。看把你喜的，你還不是一跨過鴨綠江就上你的航空學校，沒說的。我在這兒呢，也「恣」，招待全世界來參觀的人，起碼看了蘇聯老大哥才肯走，最好也瞧瞧美國人，我說的不是杜魯門，是美國人民的代表，也愛和平的，我要領他們看看杜魯門用他們的錢在這兒瀉了多少砲彈。……』

他的話有多麼新鮮呵，一個人有這麼美好的理想是值得羨慕的，我有幾次都想拉起他的手來說幾句祝福的話，可怎麼也想不到恰當的句子。指導員過來要鄭小強讓出他的鋪位讓我休息，他就把我引到他的住處。那是在石壁上打進去一丈高五尺寬的一個床位，上面吊了兩布，用樹段支了鋪，坐在鋪上勉強可以挺着胸脯。鄭小強叫我脫了鞋子上去，他自己也上了鋪，和我並排坐着。在支着鋪口的木柱上，用鉛絲繞出一個圓圈，上面放着用罐頭盒做的油燈。油燈下面貼着一張紙條，在油燈的陰影下面，看不出上面寫些什麼。我正想湊近去看，忽然發現鄭小強刷紅的臉，一對大眼也正注意這個地方。原來那紙上寫着：

鄭小強在這兒認了字

我正在欣賞這幾個稚拙却很端正的字，他在我的耳旁低低地說：

『寫得不好，就是表示一點心意。』

『這個意思挺好，你應該把它刻在石頭上，往後什麼人都能看到。』

『這沒有什麼了不起。』他摸着自已的膝蓋，眼看着油燈，他的眼睛更有光彩了。接下去他說：『我要能在這裏找一塊地方寫上這幾個字就好了。』他扭過頭來直視着我的眼睛，一面在上衣口袋裏掏着什麼，認真地對我說：『你可別笑話我，我掏給你看。』我連連點着

頭，他細心地從小本子裏取出一張字條。那上面寫着：

鄭小強在這裏入了光榮的黨

我激動地看着這幾個字。忽然我覺得，我正伸手摸到了這個戰士跳動的心脈，在這坑道裏度過的終生難忘的日子，正把這些年青年人帶上人生最寬廣和最幸福的大道。

就在我還在這條坑道裏住着的時候，這個連隊接受了一個新的戰鬥任務：要攻取敵人一個突出的山頭，作爲自己的陣地，用指導員的話來說，要上那兒修築和平大街第一號，跟這裏的和平博物館連接起來。

鄭小強在戰鬥前的準備工作中掌握了使用步行機的技术，攻上山頭以後，他將在最前面的位置上和指揮所保持密切的聯繫。他揹着步行機，套上耳機，打扮得像個飛機駕駛員似地，時常笑着對我說：

『到那時你聽吧！你要不懂密語，算你聽見我的聲音也是白搭。』

我聽見他在做夢的時候也背着他的密語；吃飯時他就用密語考我，還不准我向他瞪眼，指導員在一旁替我解圍：

『看這小鬼瘋的，上了火線再說吧，要我在步行機裏叫不着你，我準叫排長揍你一頓！』
『你不能耍軍閥主義，我也挨不了揍，到那時瞧吧！』他擺動着腦袋，滿嘴大嚼着噴香的饅頭。

發動攻擊的那天傍晚，鄭小強跳出跳進比誰都忙，一面唱着他的家鄉小調，整個坑道充滿了他的聲音。和我告別的時候，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，要他時常給我們報告勝利消息。

『這還用說？』他責怪我多餘的囑咐。想了一想，他看着我的眼睛說：『我對你也有個要求，你回到祖國，千萬給我捎一本紅布面子的「黨章」來，不要忘記捎到和平大街第一號啊！』

他用手向前面一指，就跳出坑道去了。在他們走後，這坑道裏只留着激戰以前的緊張和寂靜。連長跟着出擊部隊到臨時指揮所去了，指導員守在步行機的旁邊，他過不一會兒就看看錶，有幾次我看見他滿懷深情地凝視那些空了的舖位。鄭小強的新軍服、膠底鞋、抗美援朝紀念章、立功證和交團費的單子以及學習本子等等，打成一個包袱，正放在指導員的枕邊。每當指導員注意自己的枕頭的時候，我相信他一定看過這個熟悉的小包。鄭小強活潑的影子，同時在我們眼前掠過。這時坑道外面已黑暗了，從門外侵入的空氣，帶着降雨前的潮濕，朝鮮的雨季已經到了。我不禁回過頭來，告訴指導員說，今晚可能是我們所預測的進攻的好

天氣。對那些已經埋伏在深草裏，只等待砲火攻擊以後，就將街上山頭的戰士們，黑暗是最好的煙幕。我對着他們進攻的方向，又一次想起鄭小強，『不要忘了捐到和平大街第一號啊！』這話聲還響在我的耳朵旁邊。我知道創造和平大街第一號的工程，一定也是艱鉅的，在激烈的爭奪戰中，英雄們不能不將鮮血去洒開這一座地下大廈的大門。

停止砲火轟擊的八分鐘之內，我和指導員一直貼近步行機站着。步行機裏輕微的沙沙的響聲，吸引着我們全部的注意力，直到第九分鐘開始，我看見指導員額上的汗順着耳機淌下來，突然他輕而有力地說：

『全部佔領山頭，敵人一個也沒跑掉！』

他向上級報捷以後，還留着難以抑制的欣喜，拍了一下大腿說：

『真行，鄭小強的聲音一點也沒有變，這小鬼……』

我正在想像這小鬼蹲在那裏的得意的神情，洞外突然傳來震撼山谷的砲聲，顯然敵人的砲火還擊，已經落在新佔領的山頭上。這雖然是意料中的事，但那接連的震動，有如彈片正在觸及我們敏感的皮膚，我們似在身受這一場猛烈的轟擊。

『他媽的，排砲。』

指導員一眼不霎地望着燈火，輕輕地自語着。

我的眼前出現了一條二百公尺長五十公尺寬的山梁，敵人幾十門大砲每隔幾分鐘，就向那裏作一次齊射，我們的戰士正在苦鬥着。……

一個鐘頭以後連長和我們搖通了電話，前面已打退敵人連續三次的反撲，我們也以五個戰士前往增援，代替傷亡戰友的位置。

持續不斷的反反撲戰鬥進行了兩天兩夜，我們約莫有兩個排的戰士輪流參加了這些戰鬥，而敵人留下的屍體就有一連多人。在火線往來的通訊員，眼睛上已網着紅絲，兩隻大眼睛，陷在眼眶裏，每當從陰雨中回來，他總是凍得渾身發抖。鄭小強怎樣呢？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的。

『奇怪，他的聲音還是一點沒變。』指導員無法掩飾他對鄭小強的讚揚。他還回過頭來問我：

『而且，你記得吧，他從來沒有漏報敵人的情況。這小鬼真行。』

我們互相明白，對鄭小強我們正有着共同的信任。

第三天的早晨出了太陽，這樣的天氣使我們習慣地引起了警惕。黎明前的砲聲響了很久，看來敵人要以空軍配合，來一次孤注一擲的反撲。但根據經驗，最後的一次往往也是最狠的一次。